

世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

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問語小入於無

聯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之聖者舉之乎大中以明鬼神之神之天之所

者如何爾於是類相從為十七篇。例畧劬論語孟
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音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
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
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爾。五
伊川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五
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
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
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
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
萬物之理。按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
錄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
序春秋傳序是也。二
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
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
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知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二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淳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坤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成得尺地遂有一尺氣
但人不可見耳此是未成之糟粕煨燼即氣之查
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氣之查
滓要之皆止息但人以不見耳問言揚所以生人
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以不見耳問言揚所以生人
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始莫
一靜便是機處○本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
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
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天之非兩般也
○無非教也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天之非兩般也
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流行
○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
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
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朱子曰或問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
日光說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形之
不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

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歸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化說難辨氣化之理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無安頓處如水月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論倫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往來是二氣自然只是二氣之伸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自然能如此問伸屈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自然陽是神此氣之後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自然鬼初一以後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自然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上蔡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查得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動靜兩端說氣之陰陽即指其所以賦與萬物復有游氣取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一

而成之也。陰陽相摩八卦相盪。游氣紛擾而磨。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游氣紛擾而磨。也。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也。革道成。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不己者。乾道無息。便是陰陽之循。也。書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循。也。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能。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發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躰氣也一故神

所以參也

兩故化

此天之

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事一物之間如陰陽在故不測

只是上下一所以至於行乎事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

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化自注云推

行乎一陰一天下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而後能化

且行如平此陰一爾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而後能化

推不行乎此陰一爾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而後能化

進陰退非一則陰消長無窮而見非陰陽消長

則一不可得而見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按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說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一行其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遇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

日一度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
 終一度二日無縮正恰好度四分度之一
 一積至三日六天進二日四分日退二度則天所進過
 之本數又與天會得本數而一年月所退之度亦恰退盡
 百三十六度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
 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
 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古
 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
 謂之行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兩乃云日行遲
 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通云
 西度數多今以是相近處言故易算著那相通云
 是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
 而之說極精如以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
 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
 有慢便竟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
 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天一宿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差則擊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古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按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

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升如降不越三萬里遊過西方五千里過北故日在其數南此冬夏晝夜在長短因之移而不降而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承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於大空沉則為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縮而為水書一而為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縮而為間潮汝皆再觀之天形斜倚有四海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有四海相為表裏然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度北十二度為冬至之度故晝長夜短二分之日最高天在長上稍低故晝長夜短二分之日最高為冬至之日稍低故晝長夜短二分之日最高下入地繞三十度而巳此晝夜長短乃天射高低自然之理非因也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日月臨息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奇信之來卒亦如是期常緩於大陽三刻有奇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望至望後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望至望後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常盛於春秋之中春潮盛於秋潮常大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晉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在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處為許多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日月與日正相向如一

箇有子一箇在午日所食於朔者月常在下
日常在月上既是在相會被月在下而影其中實
食望時恰當望時其中與之正對無
到望時恰當望時其中與之正對無
虛其間至微望時月中與之正對無
分毫相差月為閏虛所射故食
按春秋疏云日月會則食必在朔然每朔
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每朔
皆大會應每月皆食在朔然每朔
有大者或有不能交而食者又縮故日月雖有交會而不
食者或有不能交而食者又縮故日月雖有交會而不
相錯日月之表從內而外或六入七或入內
入六出凡十表從內而外或六入七或入內
道通而計之云日行黃道月有餘而家謂之交
唐道一而日計之云日行黃道月有餘而家謂之交
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至於合朔如合
必以日月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至於合朔如合
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至於合朔如合
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

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
入道但此入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
謂之出入於黃道一歲之內外十三次經天則一
六次出入於黃道一歲之內外十三次經天則一
入各十出也或六次出入於黃道一歲之內外十三次經天則一
道之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
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
有或一月也於此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
者或一月也於此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
數或一月也於此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
氏詩或一月也於此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
定法論之十月盈縮遂從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
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類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
相掩與閏虛之所射
是日月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漸遠故魄死而
明矣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生也此說
誤矣則當在月西矣安得未望之後載魄近西遠而始生
之明却在月東矣安得未望之後載魄近西遠而始生
于東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之後載魄近西遠而始生
之蓋括之則曰日月本無光猶如銀兩所見之
光耳漸遠則斜照而其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
鈞也近其半則視之則粉粉如對面之則正圓
也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日月之中方得見其
有神之能復見其常滿自非人所立處視之有
晦之時亦復見其常滿自非人所立處視之有
觀之則知其月之光常滿自非人所立處視之有
有正故見其月之光常滿自非人所立處視之有
古今皆言月有虧盈之驗也
初與三方漸離開人過或從下過皆不見其光
初與三方漸離開人過或從下過皆不見其光

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
則其光方圓如問月中鏡相照而地影否曰前
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影否曰前
皆空水也故非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之影
略月盈及一而非真弓之物也問弦之義曰上
是月盈及一而非真弓之物也問弦之義曰上
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之弦謂紆前縮後
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
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
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弦
按紆前縮後云者曆家謂者分月弦東井日
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
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
天為四分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程子曰或問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
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
家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七日四氣也月有大小朔
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

至圓一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左
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運一日
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
是日九百四十分日之數也月麗天而九運一
及天十三度九分九厘也月麗天而九運一日
全日三十分日之四十八分九厘也積五百九
如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數也積五百九十二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四分日之二常數也
四十八日三百六十六日四分日之二常數也故
三十一日三百六十六日四分日之二常數也故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數也積五百九十二
月行而少五日四分日之二常數也故日行而
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
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常數也積五百九十二
則三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常數也積五百九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常數也積
五十一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常數也積五百九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按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

十五分也所謂餘分積五千九百八
 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積二千九百
 九百八十八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
 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
 六千九百六十八也蓋三百四十分
 五千九百六十八與天會是一日九
 分日之二百三十三日又與天會一
 十日積三百五十四日又與天會一
 行積三百五十四日又與天會一
 四日積三百五十四日又與天會一
 行少五日又與天會一
 五百九十二日又與天會一
 五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
 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
 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
 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
 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與天會一
 九歲七閏合九十九日又與天會一
 得整日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三日
 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
 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

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九日通二
 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月每月
 日通二百單二日每月餘分四
 以七乘之得二千四百九十二日
 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二日
 分并二百單二日通二日
 十二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
 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
 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
 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
 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雷之類噎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雷電水濺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
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
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土曰正蒙
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辨質屬土水与火却不
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
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曰火外景金
水內景木住南子之說道蒙謂曰火揚光於外
故曰有食火有濕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
為養生之法收觀
反觀替神不懼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日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
能到躰物猶言為物之躰也蓋物有箇天理
躰事謂事是仁做出來如禮義三百威儀三
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躰便是故他那骨子
本是言物以天為躰事以仁為躰緣須著從上
說故如此下語躰物為物之躰猶言躰事為事
之躰也出王之語王音往來游衍無非是理
無一物之不躰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朱子曰或問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有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躰爾

有天地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躰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躰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鬼示者歸

之始歸終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躰化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曰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在陽在陰時全休都是陰在陽時全休都是

陽化是逐一換將去底一年一日復一月一月復一月節節換將去便成一年這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日如天地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
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躰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躰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
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錯綜周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眊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恠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各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所謂性者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

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朱子曰或問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
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
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
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
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不能已問性只
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
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各心否曰橫渠此言
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
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息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且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而萬殊之
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而萬殊之
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繼到有陰陽五行處便
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
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則以太極
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則以太極

之全軀但論氣質之性即此軀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盛則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衰則金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盛則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物欲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思之所謂中也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動則有五性具焉則理固自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五性具焉則理固自寂感而靜則其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至氣氣質變方是有功亦足張子之意。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助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
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
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來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勝其氣則承當不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承當得受其賦子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它氣至義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

我全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性都命於德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性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又大而巳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辨強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言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躡天下之物物有未躡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言則便有不到

對立則未盡是親且未必有外私意間隔而物我

此是說聖人之性事今人問不以理如格物致知之

知得夫箇道理若到貫通蓋尋常一見聞事只是

天而無心外之極矣然孟子而無餘非是

心而後知性便內天也打格只如何自得自家心凡

物皆不與己相便外也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以

在不足有所以合天則吾心為有外物無不包物理所以

出無歸着此說固便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

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慮其弊至此幸者未可以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
知爾

躰物躰身道之本也身而躰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躰身則能躰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水疑水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遁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

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是以為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躰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
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上也

按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
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
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
至聖人之止未詳是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
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
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躰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深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猶至者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而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

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
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
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
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
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與

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書